

新年若逢雪，便是人间得意事

韩浩月

在电影《山河故人》十周年重映当天，北方多地下起了雪。演员赵涛出演的角色，在电影结尾时有一场在雪中跳舞的场景，这一幕在影片初映时就给人留下深刻印象，十年后再看，仍能被触动。有年轻人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模仿赵涛在雪中跳舞的视频。当初看《山河故人》，觉得影片里想象的2025年，是个遥远的年份，如今这个曾经觉得要经历漫长等待才能进入的年份，也要成为过去时了。

雪，从电影院的银幕上，下到城市中的街道上。一切宛若常年：气象预报宣布降雪的具体时刻；网友集体盼雪，有人清晨起床第一件事，就是打开窗子想要看看下没下雪，有人祈祷这雪能顺利进京准时到达，有人抱怨同样是北方城市，为什么被雪“放了鸽子”……终于，最早看见细小的雪粒挂到窗玻璃上，落在阳台上那批人，第一时间发了朋友圈，营造出欢腾的气氛。好在，今年现实里的雪，下得比朋友圈中的“雪”要大。名副其实的雪，让人得到快乐的同时，也得到一种确定感。

要怎么才能回忆起这一年来走过的路、去过的地方、见到的人、有趣的事？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处理方法。年轻人记忆力好，一年四季，寒来暑往，快乐悲伤，对他们来说都是清晰易感的，想要让他们脱口而出一年来最有价值或最有趣的事物，不是难事。对于时光和岁月，年轻人是有发言权的，尽管许多时候他们沉默不语，但一切盛开的、缤纷的、美好的事情，只有通过他们之口被说出，才格外有意思呀。

记不太清这一年发生了什么，也没关系。时光匆匆，如窗间过马，知道有匹“马”翩然而过就是好的，若是想看清楚一些，有的是技术和手段——慢倍速回放，查找照片与视频文档，翻阅日常记录，从电子日历上寻找提醒，或从电子笔记本上查看大事记，调取旅行软件上的机票订单，核对购物软件上的支出清单，打开文件夹里排列整齐的文档……通过这些方法，会让“快闪”般过去的一年，重新以“天”为单位，一个格子一个格子地铺陈开来。想要保留哪些格子，想要删除哪些格子，主动权在自己手里。要多记得那些填满开心的格子啊，不管它们在一年当中所占比例的高低，有一个算一个，找齐了，串起来，记心里，带进下一年去。

每临岁尾，诸多关键词里，常有一个“告别”。只是年末的“告别”，和一年其他日子里的“告别”不一样，别的时候的“告别”，多少带点惆怅，年终的“告别”，因为包含了“辞旧迎新”的意思，而给人一种希望感。这样的情绪，并非个体的，而是在文化与情感层面，所有人共同拥有的。因而，每逢跨年之前，人们总是要相互鼓励，“往前走，别回头啊”。说不回头，哪儿有那么容易，人总是走着走着，即便无比克制，也总忍不住要偷偷回头看一眼，看，也是为了终结那点儿遗憾。

年底的雪，之所以被那么期盼着，是因为漫天飞舞的雪花，以及雪落之后安静的大地，处处蕴含着明示与隐喻。雪如同一双超级大的大手，一年来的尘埃与疲惫，被雪来回挥舞几下，便被清扫一空似的。雪的白，虽然单调，但干净、纯洁，可涤荡尘嚣，可清洁内心。经此一轮回雪后，人们有些满足，又有些不甘，还盼着不久之后，再有一场雪来，最好配合着合适的日子来，有仪式感，有纪念意义，若是一个好日子遇到一场好雪，便是人间得意事。

元旦那天，要再有场雪就好了。这些年，南方有些地方在冬天也会落雪了，引人新奇不已，啧啧称赞。不下雪也没关系，2026年的新日子，将要扑面而来，就把那些日子当成雪吧，去感受轻轻落在脸上、身上的它们，感受那数不清的清新祝福。

在没有手机、平板等电子产品的时候，童年是简单而纯粹的，尤其是乡下孩子，几乎个个是“窜天猴”“钻地猫”“水鸭子”，身手敏捷地爬树、钻洞、奔跑嬉戏，尽情享受着手自然野趣和童真快乐。那时，可谓万物皆可作玩具。相较之下，女孩儿们稍显矜持，喜欢站在河岸边打水漂。

打水漂的要义，选石块是顶重要的。大家便都成了挑剔的鉴赏家，弓着身子，在河岸边细细地搜寻。圆滚滚的鹅卵石，是绣花枕头，中看不中用；棱角分明的石块，又是莽撞的愣头青，一入水便沉了底。唯有那些扁平的、厚度均匀的、边缘圆润又带着些微韧劲的瓦片似的石片，才是打水漂的上品。寻着了，便如得了宝贝，骄傲的欢呼和惊叹声此起彼伏，岸边的飞鸟和野鸭被惊得扑闪乱飞。

我知晓束东老先生缘于因立兄，但真正与束老有过交往，却是在参与编写《汉语大辞典》期间。1975年，国家出版局将《汉语大辞典》列为国家重点文化工程。由山东、江苏、安徽、浙江、福建、上海五省一市协作，成立《汉语大辞典》编纂处，总部设在上海。整个编写工作由上海辞海编辑部（后改为上海辞书出版社）主持。其间因业务需要我多次去上海辞海编辑部，陕西北路上一西式小楼，束老主持辞书编辑工作，虽偶遇数次，作为晚辈，我不过是恭敬地打个招呼。

真正与束老相熟，是在1978年夏天。6月28日《汉语大辞典》编写体例定稿工作会在九华山召开，专家学者云集。某日晚饭时，我远远望见束老与几位语言大师谈兴正浓，未敢上前打扰。

次日清晨，安徽出版局办公室主任奚正新找到我，说束老要回上海，委派我送他去铜陵。我欣然领命。从九华山到铜陵，车程二三个小时，一路谈笑风生。

中午，铜陵宾馆为我们准备了简单的午

餐。三四样菜中，最引人注目的是一条尺余长的鱼，色青白，满身鳞片，静卧盘中。那鱼鳞光亮，散发着鲜滋滋的酒香气。我暗付：烧鱼为何不去鳞？束老看出我的困惑，撩起一片鱼鳞道：“来，小潘先尝尝。”“鳞片能吃？”我迟疑地撩了一片放入口中。刹那间，一股油脂的醇厚感充满味蕾，鲜极而回甘。束老笑道：“此鱼名为鲥鱼，因品尝时令极短，故称‘鲥鱼’。”“杨花落尽鲥鱼上，正是金陵带雨尝”，现在吃稍晚些，但不失为珍品。”

束老娓娓道来：“鲥鱼贵在鳞，鳞光如初雪，蒸则脂液渗入肌理，银甲化为琼酥。”这是引用袁枚《随园食单》中的诗句。束老又介绍古人品鲥鳞的三重境界：一观鳞，看鳞片是否白润；二嗅韵，闻之有酒香；三抿鲜，品之鲜味回荡。

六十是多少？对于100分的考试来说，刚及格。但对于一个人来说，六十，是人生的分水岭，意味着他开始步入老年。同一个数字，放到不同的情景，竟有如此之大的差别。

2025年，我六十岁。当我写下这个数字，心里一个咯噔，我怎么就六十了？昨天，我还在跑着五十公里的越野，且以不错的成绩完赛；晚上回到家，收到报社快递来的报纸，上面有我今年发表的第二十篇文章；第三本散文集《越野的零度》也已正式出版发行，怎么都觉得自己不是六十岁的人哪。

我17岁以大学生的身份来到上海，成为这大都市的一员。彼时，稚气未脱的我，浑身都是浓浓的乡土气息。车流穿梭的街道，让我常常驻足；红绿灯交替的灯光，让我时常迷

惑。除了老乡和渐渐熟悉的同学，身边都是陌生人。同处一个都市的姑姑一家，时不时来看我，送点好吃的食物，或者周末去她家，感受一下家庭的温馨，这是对离家乡惶恐中的我最大的慰藉。上课下课，做作业交作业，以及同学之间渐渐流行的踢足球、打排球、看电影，直至渐渐风靡的跳舞，成为生活的主流。人生，就像一只不由自己控制的漂流瓶，似有方向，又似乎漫无目的。年轻甚至幼稚，是我撕脱不掉的标签。

直到有一天上课，思想正在开无轨电车。忽然，老师无缘无故地说，他都快四十岁了。现在回想，老师是看我们不用心听讲，督促我们只要争朝夕。听他此言，我抬起头看了看这个还算英俊的“年轻”教师，想，四十和我有什么关系？现在，我已六十岁，退休工资拿了几个月。像我这样习惯懊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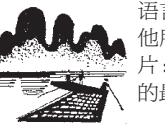
鲥鳞忆

潘武军

我边听边品，味觉、听觉、视觉交融。鲥鱼的脂厚如膏，鳞脆肉嫩，束老深厚的文化底蕴为这江南珍馐赋予了灵气。短短一顿午餐，给予我的享受难以言表。餐后，送束老上车。握手言别，那温暖至今犹在。

束东秋先生早年参加革命，著名老报人，曾任新民晚报总编辑、上海辞书出版社社长等职，主持《辞海》修订，又领导《汉语大辞典》编纂。他不仅是出版家，更是学者，对语言文字、历史文化造诣极深。那天他所谈的鲥鱼典故，我只记得零星碎片：“见鲥即见鲜”，这或许就是食鲥的最高境界了。

束老已作古多年，每见鲥鱼，便想起他那天的风雅谈吐。一片鲥鳞，承载的不仅是美味，更是一位文化大家的风范。饮食之道，在中国文人眼中，从来不只是口腹之欲。束东秋老先生那天所展现的，正是这种将日常生活艺术化的传统。一片鲥鳞，在他口中，便成了一段历史、一首诗、一种境界。



“六十而立”

杨玉成

的人，原本对于年龄没有那么在意。日子一天天地过，每一阶段有每一阶段的人生使命，一年年的就这么过来了，六十又怎样呢？又有什么特别的呢？

哪知到了临办退休手续前的几个月，心理状态突然有了变化：我要要领退休工资的人了，花甲之年在等着我！想及此，颇有点与社会“从此刘郎是路人”的感慨，惶恐附身。南宋蔡戡《六十》诗，激灵一下涌了出来：六十不归何日归，人生七十古来稀。忧愁疾病常相半，十载光阴转瞬非。虽然时代不同，但诗中描写的人生境况，应无殊异之处。

这让我想起一件事。早些年在单位，每逢遇见一些老同志，总听他们寒暄：最近怎么样？随后相互叮嘱：只要身体好就行。听此，我总会想，你们身体不是好好的吗？为什么要一而再、再而三地这样说？是不是有点无聊？现在我明白了，对于大多数人，到了六十岁左右，即将退出职业舞台，人生的重心将转入下半场，健康问题遂成为头等大事。

想想过去，“六十年来苦为谁，张公吃酒李公醉。谁甜苦辣皆尝遍，滋味其中自可追”。想想未来，“华年纵有凌云志，一梦南柯付水流。回首平生无憾事，闲看云卷月如钩”。北宋邵雍《老去吟》更无奈写道：“……赏花长被杯盘苦，赏月屡为风露

伤。看了太平无限好，此身老去又何妨”。众多描写指向一个主题：老。

老的主要标志是社会已把你归入另一层级。服吗？你服老吗？很多人会说：不服！我的内心，正如李贺所云：男儿何不带吴钩，收取关山五十州？也如李白所言：仰天大笑出门去，我辈岂是蓬蒿人。李白还说了：早服丹元世情，琴心三叠道初成。我可干的事情多着呢，我怎么就老了？就像很多人说的，我的心还年轻着呢。

这引出了我的主题：六十而立。有人会说：不是说“三十而立”吗？六十怎么立？都耳顺之年了，还立？这问题问得深刻。这立，是为了给自己的后半生以精彩。不是都说退休是人的第二春吗？不立，哪来的第二春？写到这里，我似乎是给自己挖了一个坑，很多人会急切地问：那你倒是给个答案啊！六十怎么立？

这让我想起今年的趵突泉。这个让济南闻名的泉水，六十年都处于枯竭状态，今年，勃发了，它的地下水位达到了历史峰值：30.29米。我特地赶到现场，看到清澈的泉水从泉眼奔涌出来，它在向世

界欣喜地展现着它让人不可思议的生生不息。久久凝视中，我在想，我应该像这泉水，努力勃发出青春的气息，何况我才六十岁，我的第二春才刚刚开始。

写字·有觉

潜堂

近来读罢古人法帖，有思赵松雪所言曰：“书法以用笔为上，而结字亦须用工。盖结字因时相传，用笔千古不易。”

何谓“用笔”？忽然有所觉悟，写字易，横竖点画，然以身体之劲之发力聚于一笔，行稳于纸上，墨透于纸间，则非容易事。此中奥秘，固用笔之法，历代相传，书法不衰。所谓笔法然也。结字，书写之节奏，乃书者心性所寄，因“时”代而变化、而倚轻重，浑厚或清秀，唯燥不得，以静远之胜方好。此中觉悟体会，遂写此俚句以记。

林幽柯巨松风动，落叶纷纷沃野肥。遍读古人书法意，豁然破境觉天机。



马上开心 (插画) PP殿下

童年的回音

蒋琦

选的石块好，谁的水漂耐久，跳跃的次数多、距离远，都会引来欢呼喝彩。偶尔，打水漂也成了排解少年烦恼的方法。寻一个僻静的塘湾，对着那脉脉流水，一片，一片，不疾不徐地打出去。

看着石片在水面上一次次地跳跃，一点点地远去，心中那些莫名的烦恼，渐渐被融进了水光里。它每跳一下，那烦恼便轻了一分，直到水面复归平静，心里也仿佛被清水洗过一般，澄澈又明。水面上的天光云影，碎了又圆，圆了又碎，如聚散无常的影子，而我的小石片，不过是这无限时空里一个极微小的又试图留下痕迹的逗点。

诗情食香中的冬至暖意

王丽娜

冬至，正是阴极阳生的时节。湿冷的风掠过厨房的灶上，甜香里裹着熨帖人心的暖。老上海人常说“冬至大如年”，这年味，便藏在软糯的汤圆与香甜的花糕里，和以民俗，调入诗香，酿成团圆的喜悦。

“家家捣米做汤圆，知是明朝冬至天”，这句旧时民谣，道尽了上海冬至的仪式感。白瓷碗中，雪白的糯米面团在掌心揉得圆润，似乎将冬日的清寒都揉进了这份绵软。你把面团揪成小小的一团团，包进细腻的沙馅，或是拌了葱香的鲜肉馅，搓成圆滚滚的汤圆，下锅煮沸，浮起时便像一颗颗温润的白玉。氤氲的热气里，是“圆”所承载的圆满寓意。“吃了冬至团，年年都团圆”，老人们总这样念叨。当你咬开薄韧的外皮，甜润的豆沙流心在舌尖化开，或是鲜美的肉汁迸发出来，幸福的味道在喉间渐渐蔓延。所谓“吃了汤圆大一岁”，不过是把岁月的期盼，都包进了这一枚枚软糯里。

清代秦荣光在《上海县竹枝词》中写道：“冬至花糕更粉团，冬分酒吃闹闹年”，恰是那时上海冬至的鲜活写照。虽然现在不太见到花糕和分冬酒，但想来酒香混着米香，却有着几分“饕餮家浑不卷，呼卢笑语自从容”的闲适，诗词里的团圆意象，便在这美食与笑语中代代相传。冬至夜食汤圆，饮尽佳酿，窗外的风似乎也温柔了许多，第二天开始又是白日渐长的时候了。

十日谈

玩具总动员 责编:郭影

一部玩具的演进史，恰如一部微缩的人类文明史。请看明日本栏。